

书名、作者、ISBN

我读 动态 豆瓣猜 分类浏览 购书单 电子图书 2023年度榜单 2023年度报告

《荒野之境》摘录

朱俊帆 评论 荒野之境

2024-10-24 21:59:24 已编辑 美国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摘 录

我只是出去散散步，最后却决定在外面待到太阳下山，因为我发现向外走，其实也是往内心去。——约翰·缪尔

我说不出自己究竟是何时爱上了荒野，只能说我的确爱上了它，而且深深需要它，这种需求始终如此强烈。小时候，每当我读到这个词，它都会在我脑海中勾勒出一个广袤的空间，遥远而无形。有时是大西洋海岸之外与世隔绝的岛屿，有时是无边无际的森林，雪堆上印着狼爪，泛出冰蓝色的光。有时又是冰霜封冻的山峰和幽谷，以及其中深不可测的湖泊。我头脑中有一个萦绕不去的荒野景象：北方某地，寒冷、广袤、隔绝、原始，以其荒凉严峻考验着每一位旅行者。对我来说，进入荒野就意味着跨出人类历史。

公元五〇〇年到一〇〇〇年间，在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两岛西部与西北部的偏远海岸陆续出现了一些定居者，恩利岛就是定居地之一。在那几百年里，发生了一场非同寻常的大迁徙。成千上万的僧侣、修道士、隐士以及虔诚的传教士陆续前往海湾、森林、海角、山巅和大西洋沿岸的岛屿。他们几乎没有航海经验，所乘的小船也十分脆弱，却凭此驶入危险的海域，只为寻找我们现在所说的“荒野”。在他们停船落脚之处，修道院、隐修间和祈祷室纷纷筑起，他们为死者挖掘墓地，为上帝竖起十字架。这些旅行者被称作“异乡人”(peregrini)，这个词来自拉丁语peregrinus，有远行他乡之意，并在后来演化为英文单词“pilgrim”（朝圣者）。在来恩利岛之前，我在地图上标出了有关上述迁徙的已知路线和登陆点。最后，我手里的图被画得像一扇花窗，大不列颠和爱尔兰最为荒蛮的乐土映入眼帘。

这些边陲之地与那些“异乡人”追求的平静与苦修形成了呼应。荒野迁徙折射出他们的渴望，他们渴求信仰与环境、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彼此印证。我们可以猜测，这些修行者之所以移居外乡，是因为他们想离开已被人占据的土地，那里的一切事物都已经被命名。几乎所有凯尔特地名都具有纪念意义，直到十七世纪，吟游诗人学派还会借助地名来讲授地方历史，于是，风景就变成一座座回忆剧场，持续维系着人们对居住地的依恋和归属之感。由此看来，从已经命名的地区（有连续记忆和族群的地方）迁移到海岸地带（未被绘入地图的岛屿、尚未得名的森林）便是前往无主之地的旅程，一场从历史走向永恒的迁徙。

一九一〇年九月，萧伯纳曾乘坐一艘鱼鳞式木壳船来到斯凯利格群岛。那天，去程风平浪静，花了两个半小时，回程却耗时甚久，令人忐忑。萧伯纳的船在浓雾和黑暗中划行，没有指南针，也没有月亮，海面下急流涌动，萧伯纳的向导们所能借助的，唯有本能和经验。第二天晚上，在斯尼姆的帕克纳西拉旅馆，萧伯纳坐在壁炉旁，给朋友巴里·杰克逊[插图]写信讲述自己在斯凯利格·迈克尔群岛的经历：“告诉你，这里不属于任何你我生活过、工作过的世界，它属于我们的梦中世界，我到现在还没有重回现实呢！”无论萧伯纳，还是隐居于此的修士，都在斯凯利格群岛获得了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这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发生。这是一个让人沉入梦境的地方。

基督教有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即认为所有人都是“异乡人”，而人类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放逐。这一思想在《圣母经》中得到了延续，《圣母经》通常是晚间祷告的最后一首圣歌。祈祷词宣告：Post hoc exilium，即“放逐之后，可受恩许”。这首圣歌听起来非常古老，令人不安。毫无疑问，它是一曲荒野之歌。它昭示了古人的荒野观念，至今仍令我们动容。这些散落的词句让我们得以一窥这些“异乡人”信仰的本质。这些被记录下来的短暂瞬间穿透了漫长的历史，就像是声音穿越了漫漫水域或者冰冻的土地，又异常清晰地传入耳中。对于这些书写者来说，关注大自然也是一种献身之举，是崇拜的延续。他们所留下的艺术是人类热爱荒野的最早证词。人的思想如同海浪，也有其“风区”[插图]。它们跨越了无尽的距离，才到达我们身边，其过往杳不可见，也无法想象。荒野所代表的“野性”就是这样一种思想，它穿过了漫长的时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围绕它诞生了两种彼此冲突却同样宏大的解说。第一种说法称，野性终将被征服；第二种则表示，野性应当受到珍重。

在他们笔下，晓雾沉入寒谷，碧光杂落竹林，千鸥扑翅，湖面如风雪骤起。他们观察到，日光落于雪堆，寒枝斜挂疏影，这一切景象令他们感到一种“清明之乐”。



豆瓣豆品 | 双十一全场5折起

豆瓣豆品

广告

> 荒野之境



作者: [英] 罗伯特·麦克法伦
出版: 文汇出版社
定价: 69.00元
装帧: 精装
页数: 336
时间: 2024-5

> [侵权投诉通道](#)

峡谷有多种类型，其中最吸引人的是“隐谷”(sanctuary)。这种峡谷通常位置隐蔽，四面有高地或水体环绕，独具魅力，仿佛一个失落的世界，或一座秘密花园。越山口，登山脊，前方的地面突然在脚下沉落，出现了一个禁忌和封闭的世界，这一切往往令踏入其中的旅行者兴奋难抑。位于喜马拉雅山的安纳普尔纳峰峡谷和楠达德维峰峡谷，以及坦桑尼亚的恩戈罗恩戈罗火山口峡谷，都堪称世界最著名的隐谷。西方探险笔记对这些地方多有记述，字里行间流露出探险者初入此地的震撼与恐惧。

我站起身，走到斜峰之始，伸手触摸岩石。它如此冰冷，瞬间吸走了我皮肤上的温度。但我转而想到，这块硬石曾经竟可以流动。亿万年前，它曾是流淌、滴落、飞溅的岩浆。峰尖两侧，均是万丈深渊。我沿着峰脊向上走了几步，突然感到一阵恐惧袭来，仿佛自己正站在时间和空间的边缘，努力保持着平衡。那一刻，我脑中唯一的念头就是尽快从那山脊上下来，回到谷地。我们已经为攀登峰尖做了许多计划，还为此准备了绳索。但此时此刻，我突然觉得这样做既没有意义，也没有成功的可能。这一去略显鲁莽不敬，而且必定险象环生。

正如河流始于滴在山坡上的一颗水珠，冰川也是从落在浅坑中的一片雪花开始的。雪花变成雪堆，雪堆在自重作用下凝结成冰，冰越积越厚，溢出了浅坑，有了动势，随后沿着山脊和碎石坡滑动，追寻着地表径流河道，将原本的河道拓宽。在末次冰期[插图]的高峰之时，整个谷地被冰充满，只有几座最高峰能够露出地表，“无法抵达的峰尖”就在其中。它们就像是冰原岛峰(nunataks)，那些在格陵兰岛和两极之地的冰雪中突起的尖顶岩石。

兰诺克沼泽正是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小说《绑架》(Kidnapped)中艾伦·布雷克和戴维·巴尔弗逃亡途中所穿越的荒原。书中，两位逃亡者翻过“不见人烟的荒山”，经过“荒野之河的源头”，闯入一片“平坦、破碎、荒凉的大地，如茫茫静海，唯有雷鸟和山鹑啼鸣不绝”；“在他们的东边，远远有一群鹿经过，但只看得到一个移动的小点”。这就是兰诺克大沼泽。故事中，戴维差点在穿越大沼泽的途中丢掉性命。事实上，也的确有人在寒冬季节的沼泽中丧生。地冻天寒，大片水域封冻硬化，稀稀落落的几棵树都锁在了冰里，人们迷失在广袤的荒野中，被寒冷夺去了生命。

托马斯·哈代在《还乡》一书中写道：“在午后和夜晚之间，斜倚在荆棘树桩上，满眼所见，皆是荒野，山峰和山肩之外的世界，一概看不到。这时你知道，周围的一切都是自史前而来，一如头顶的星空，从未改变。此情此景，对于动荡不安的、被无法遏制的‘新事物’所搅扰的心灵来说，有如一方压舱石。”对于默里来说，在他身陷囚笼的时候，给予他慰藉的甚至不是直接走进荒沼和高山，而是对于那些经历的回忆。他知道这些地方还一直存在着，由此便获得了精神支柱。

===冬天的树林意味着肃穆之美，也意味着激动人心的冒险：约翰·梅斯菲尔德[插图]的《趣味盒》(The Box of Delights)中在雪地奔逐的狼群，《纳尼亚传奇》(The Chronicles of Narnia)中白女巫的冰雪森林，还有高文爵士[插图]寻找绿衣骑士的途中，在岩石上、瀑布下露宿，在圣诞夜穿过威勒尔的野森林。“那片茂密的森林，阴郁萧瑟/巨大的白桦树，不下百棵/榛树和山楂树交织缠绕/斑驳的野苔藓四处蔓延。”

黑夜把水变得冰凉。已是凌晨一点过后。我站起来，从石塔的墙壁向外望去，我的目光越过瞭望点，到达空旷的北部海湾，再到不知疲倦地奔向大海的河流。月光从高悬的月亮上落下来，凝成洁白的流纹和涡旋，在岩石下投出明晰的暗影。风仍然很大，在那些被月光照亮的平地上，我能辨认出的，唯有褐色风沙不断变换的皮肤。

若一只雪鸮从本霍普山遍布石英和麻粒岩的山峰起飞，沿子午线向北飞行，它将飞越彭特兰湾，经过法罗群岛东部，跨过北极圈，进入格陵兰海。它将飞过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和格陵兰岛之间被冰封锁的海峡。跟随子午线的指引，它必将经过北极点。从北极点开始，若不改变方向，它将直接向南飞过楚科奇海上冰雪覆盖的弗兰格尔岛。在漫长的数小时后，它才能再次到达高度如本霍普山的高地，那是西伯利亚西北部山脉中的一座无名山峰，山上的温度极低，以至于钢铁也不免开裂，斧子一碰到落叶松就迸出火花。我驾车从金洛赫伯维向东，往本霍普山的方向行驶，途中遐想着本霍普山和那座无名山峰的一唱一和，它们海拔相同，或许正跨越数千英里的寒冷空间，面朝北极而彼此相向。

有人曾跟我说，如果你在夏至日登上本霍普山，在山顶度过一个夜晚，天气晴朗时，你一整晚都能看到阳光。高海拔和高纬度两个因素相加，导致太阳的上缘不会完全落到地平线以下。这是真正的白夜。在秋天，据说这里也是观赏北极光的绝佳地点，能看到极光如磷光般闪烁天际，红绿光芒交相辉映。但最吸引我的还是本霍普山冬日的氛围。几年来，我一直想在落雪时登上山顶，在那里度过一个寒夜：感受极地空间向四方无尽展开，冰山和冰屑落入大海，气息自视野之外的北冰洋涌来。

所有到过荒野的旅行者都感受过类似的疏离：一瞬间，他就对世界的冷漠有了醍醐灌顶般的觉察。这种洞察，如果只在一念之间，会令人兴奋，但如果是大彻大悟，就难免令人有一切皆空之感。娜恩·谢泼德在凯恩戈姆高原体会到了这一点，那是另一片荒芜、裸露的北极地带。“就像所有的奥秘一样，它竟如此简单，这让人不禁感到害怕。”她这样描写高原上涨起的水面：“水从石缝中涌出，随后缓缓流走。在不计其数的日子里，它涌出和流走。除此之外，完全什么都不做，唯是其所是而已。要想了解河流就必须去其源头，而这探秘源头的旅程不可等闲视之。一个人可以在各种原生力之间穿行，却无法掌控它们。”

===乐理上有一个“混响时间”的概念，即一个音或一组和弦衰减到特定分贝以下所需要的时间。对我来说，本霍普山上那个黑色与银色交织的夜晚，混响时间无穷无尽。站在山巅的时候，我已清楚这段记忆或许会变淡，但永远不会完全消失。我想知道此地以南是否也有类似的地方，或者这里，在某种意义上，是否就已经是我旅程的终点。

不过，我也想起了当我们凝视着岩沟里繁盛的植物世界时罗杰所说的话。他对荒野的评论令我产生了未曾料想的震撼，令一些之前并无关联的想法开始渐渐汇聚，其他想法则被抛开。它让我认识到，我原本的荒野观念总是趋向一个严酷的自然守护神——以岩石、高山和冰川设置重重考验。然而，在岩沟中，我看到了另一种荒野：一片生机勃勃的植物生命，精力充沛，混乱无序，活力四射。在不同的荒野，时间架构也是不同的。我对荒野的感知总是被当地历史的引力所牵扯——相信它早期受到的冰与火的淬炼发挥着不可磨灭的影响。然而，岩沟里的荒野却与当下有关，与过程有关。它存在于连绵的、丰饶的此时此刻。

我喝下这冰凉而清澈的雨水，又俯瞰漆黑的山谷。山影投在湖面两侧，映出清晰的黑色轮廓。星光倾洒下来，那是死去的星星发出的古老光芒。星光落处，起伏的山地和岩石投下浓重的月影。我看见夜风从山谷的草地上掠过，被搅动的荒草有如魂灵。

爱德华·托马斯自幼便喜欢漫步，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在他二十五六岁时，每当心情忧郁，他便会独自到威尔士和英格兰的偏远地区长时间地徒步旅行。和许多忧郁的人一样，他也发明了一套独家的放松办法，希望能帮助自己减轻痛苦，以漫长的旅行平复悲伤。

群星的黯淡只是人类背离真实的一个方面。我们的生活被从所属之地剥离，经验被抽象为各种无须触摸的形式，这种例子比比皆是。我们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去实体化和去物质化的过程。技术世界几乎无限的连通性，尽管带来了诸多益处，却以让我们失去与万物的接触为代价。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忘记世界给人的真实感受了。于是新的灵魂疾病纷纷浮现，这种不幸正是我们与世界疏离的复杂产物。我们越来越忘记了，塑造着我们思想的，是我们身处于世的切身体验——关于空间、质地、声音、气味和自然规律——以及我们所继承的基因、我们所吸收的意识形态。在周遭世界的物质形态和由想象构筑的内心世界之间，存在一种持续的、意义重大的交流。干热的风拂过脸颊，远方雨水的气味飘在空中如同一条溪流，小鸟尖尖的脚爪落在伸出的手掌上：这样的体验塑造了我们的存在以及想象，这个过程无法分析，却也不容置疑。双手抚摸阳光晒热的岩石，观察一群纷扰起降的飞鸟，或凝视雪花无可挽回地落在掌心，这些感觉都如此真实，毫不复杂。

五十年前，登山运动员加斯东·里布法特(Gaston Rebuffat)在回忆录《星光与风暴》(Starlight and Storm)中就谈到了一种逃避真实的倾向正在形成。里布法特见识过真实。他曾在山中度过不少日夜，他去过北方，在岩洞和雪洞里露过营，也曾各种天气、各种时间徒步和登山。星光和风暴，对于里布法特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能量，因为它们会令从中穿过的人感受到世界自身的力量和进程。一九五六年，他如此写道：现在这个时代，真实的东西已经所剩无几，黑夜已经被驱逐，此外还有寒冷、风儿和群星。它们统统被中和了：生命的节奏变得模糊不清。一切都如此迅速，如此聒噪。人们匆匆走过，全然注意不到路边的野草，它的颜色，它的气味……但是，人与高山的相遇，是多么奇妙的事！在那里，他被寂静包围。如果有一片像玻璃窗一样陡峭的雪坡，他便爬上去，在身后留下一串奇怪的痕迹。

最初的征兆是一条淡蓝色的带子，像一条细钢条，紧紧贴在东方的地平线上。这条带子开始发出暗橙色的光。随着光明的降临，一片新的景观从黑暗中浮现出来。群山屹立，轮廓清晰。一束束纤长的卷云交织在一起，形成疏松的网格，出现在空中。接着，太阳升起来了，一开始是椭圆形，红彤彤的。我坐在那里，观赏黎明，眺望这片既是英格兰又不像是英格兰的土地，寒冷一点点渗透我，白色的山峦隐没入白色的天空。不知是何原因，坐在这片雪峰上的感觉与在本霍普山顶上完全不同：或许是因为房屋、城镇、居民都离我只有一小时左右的距离，又或是因为夜间漫步给人一种身处异世的奇妙感觉，我知道，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种美。大约半小时后，天色稳定下来，变成了一种高远的蓝。我站起身，感到双腿关节深处由寒冷所带来的僵硬，但也感到脸颊和手指上清晨阳光的温暖。我开始下山。往下走时，大地开始从寒冷中解放出来，冰片在脚下迸裂。我能听见融水在硬雪下汨汨地流。随处可以看到黄色的草丛由雪地里冒出来。我正在走出冬天。

十九世纪初，萨缪尔·泰勒·柯勒律治陷入了一种深深的忧郁，在他漫长而压抑的一生中，这是最严重的一次。他身患疾病，还爱上了一个并非他妻子的女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忧郁的“暗淡羽翼”扫过了他。那个时候，他住在湖区的凯西克，便向家周围的那片荒野寻求慰藉。他开始漫步：独自一人，越走越远，行走时不管天气如何，有时候还是在夜晚。从一八〇二年夏天一直到一八〇三年冬天，他进行了一系列的荒野漫游，每次都要持续好几天，所到之处包括瀑布、森林、峭壁和周围的山巅。他背一个绿色的油布包，包里装着一件备用衬衫、两双长袜、一沓纸和六支笔、一本福斯[插图]的诗集、茶和糖，还有一根用扫帚把改装的临时拐杖。他一边漫游，一边专注地研究种种地貌模式：流水的形态、风暴天气里云层的结构、风中树叶舞动的旋涡。在那焦虑不安的一年里，柯勒律治所选择的步行路线没有什么明显的逻辑可循：总的来说，他是随心所欲，随遇而安。不过，在随性之中也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注——他迷上了瀑布。如果说他心里有任何目标的话，那似乎就是要将周围的瀑布连接起来：去他所谓的“宽阔的水坡”之间走一走，绘制出一幅瀑布地图，来记录“群山的狂野心灵”。在这几个月间，激流让柯勒律治获得了平静，暴风雨让他得到了宽慰，瀑布的喧嚣消除了他的焦虑。有一天，在斯科费尔峰的峰顶上，他遭遇了一场“大雷雨”，一个羊圈成了他“不完美的庇护所”。他蜷缩在一堵石

墙后面，听着雷声大作。“如此的回声！上帝啊！我该作何感想！我多么希望自己拥有健康和力量，能够在一年里暴风雨最猛烈的月份，在这样的地方整整漫游一个月！如此孤独，如此荒蛮，如此声势浩大！”另一天，在一场“狂风暴雨”中，他游走于湖区的几个“水坡”之间：洛多尔瀑布、斯凯尔瀑布、莫斯瀑布——他知道这些瀑布“在暴雨中都将化身为神奇的生灵”。来到莫斯瀑布后，他发现水势正盛，“巨大的水流从山顶落到山底”，看着那“庞大的水体”一阵阵涌入水道，柯勒律治突然觉得它们就像是“一大群身形庞大的白熊，彼此挨着挤着迎风奔跑——它们长长的白色毛发在风中飞扬”。洛多尔瀑布对他来说就像是“从天堂坠落的天使”。几天之后，柯勒律治的兴奋之情依然挥之不去，他坐在凯西克的格雷塔大厅，给情人萨拉·哈钦森写信描述自己的冒险。“俯望如此庞大的瀑布，这是何其壮观的景象！”他感叹道，“那旋转的水轮——那无穷无尽、跳跃冲撞的水珠如珍珠和玻璃球——是不断变化的物质，却有永恒同一的形式。”

八十年来，奥福德角一直处于国防部的辖属之内。它是一条天然的警戒线，加之地形连续且面积广阔，一直为国防部所重视。奥福德角和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大沙漠、哈萨克斯坦的克孜勒库姆沙漠、美国的莫哈韦沙漠等很多更大的沙漠一样，成了军械试验的场所。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曾在奥福德角进行炮弹弹道测试和武器试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里又曾实施核爆装置测试，测试位于一种特别建造的混凝土建筑内，如今称为“核爆塔”(pagoda)。奥福德角的军事科学家还会令英国战斗机停在宽阔的混凝土大厅中，并通过固定的炮筒向其发射炮弹，试图找出机身的薄弱点，以便改进防护设备。

我们共同经历了许多次探险，如果不是因为癌症，我们还将有更多机会结伴同行。我们曾计划去胡桃木农场附近的索恩汉姆森林观察獾的夜间活动，还打算在即将到来的秋天去坎布里亚爬山、游泳，还要一起做讲座。我们还打算找个时间一起去澳大利亚旅行，因为我们两人都接受了在那里演讲的邀请。收到邀请函的时候，罗杰还在想我们能否作为五段帆船划桨手争取一场免费的安蒂波迪斯群岛[插图]之行。我表示怀疑。我尽力让自己不要太悲伤，这样做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会贬低罗杰非凡的生命价值。但我依然无法摆脱惋惜感。我想见到罗杰七八十岁的样子，因为当他真正步入老年时，他一定也老得十分出色。他是岁月方面的专家，深知其魅力和价值。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破旧的、二手的、一次又一次重复利用的。如果说有任何人知道如何好好地老去，那一定就是罗杰。

我在拂晓时醒来。海面上，那一轮太阳圆满而扁平，像一枚硬币，颜色橙黄。浓雾笼罩田野，风已止息。雾霭中，我能看到的范围不超过三百码。这雾像水一般，就好像在我睡觉的时候，潮水一夜之间涌来，淹没了陆地。雾中的谷仓看不见下半部分，显得更像是一艘诺亚方舟了。森林和树丛像是兀立于水中的岛屿。我向北走了三英里，穿过浓雾，回到了圣切德修道院。我在修道院附近的一条长椅上坐下，面朝大海，一边休息，一边观鸟。

暮霭沉沉，夕阳耀目，血红的颜色如同老雀鹰的眼睛。

我们不能停止探索，而一切探索的终点都将是回到启程之处第一次将它看清。——T. S.艾略特

从苏格兰冬日的白、灰和蓝出发，途经巴伦的清灰和乳白，到达英格兰夏日的绿和金。我还有触觉的记忆：从坚硬的岩石到松软的泥土，从冰到草再到沙。但我最强烈的记忆还是视觉焦点的转换：从半岛、沼泽和山峰的漫漫视野，到树篱、沟渠、海池和兔穴的特写世界。

荒野如幽灵，在整座星球上徘徊。”诗人、林务员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写道，“数百万微小的植物种子，就隐藏在北极鸥脚下的泥土里、沙漠的干沙里，或一阵风里……每一粒种子都时刻准备着漂流、冰封或被吞入腹中，但无论如何它们的胚芽依然会留存。”

投诉

© 本文版权归作者 朱俊帆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1人阅读 编辑 | 设置 | 删除

有用 0

没用 0

收藏

转发

回应 转发 收藏



添加回应

添加图片

☐ 转发到广播

加上去